



人权理事会

第五十一届会议

2022年9月12日至10月7日

议程项目2和1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年度报告以及
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报告和秘书长的报告

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

阿富汗的人权状况

阿富汗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是最近任命的阿富汗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提交的第一份报告。报告回顾了自2021年8月15日塔利班掌权以来的事态发展，包括歧视和暴力侵害妇女行为、与冲突有关的侵犯人权和限制言论、结社与和平集会自由、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行为以及司法方面的情况。报告还介绍了特别报告员任务的愿景和优先事项。

* 本报告逾期提交，以纳入最新信息。



一. 导言

1. 本报告是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48/1 号决议提交的，概述了自 2021 年 8 月 15 日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垮台后至 2022 年 7 月期间阿富汗的人权发展情况。
2. 特别报告员于 2022 年 5 月 1 日上任，并于 2022 年 5 月 15 日至 26 日对阿富汗进行了首次访问。他感谢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在访问期间给予的合作，包括与他进行高层会晤，允许他进入该领土、拘留场所以及教育和医疗设施。他感到鼓舞的是，事实上的管辖当局愿意交换意见，并期待着继续进行对话。在访问期间，特别报告员还会见了民间社会的代表，包括妇女团体、少数群体社区、残疾人和儿童的代表，他对他们表示感谢。
3. 特别报告员与联合国和其他机构以及许多国家进行了接触，并与 1,000 多个利益攸关方举行了 100 多次会议。他参加了网上和现场活动，包括代表特别程序协调委员会在人权理事会第五十届会议期间举行的关于阿富汗妇女和女童状况的紧急辩论上发言。他还在多哈会见了卡塔尔政府代表，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会见了阿富汗侨民代表。
4. 本报告载有特别报告员收到的和在访问期间收集的资料。报告中使用的信息已被确定为可信的，并已得到核实，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了多个来源加以核实。本报告包括对局势的初步评估；今后的报告将更加详尽地关注具体的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在整个报告中纳入了性别观点和以幸存者为中心的方法，并在必要时匿名披露了关于指称的侵犯人权行为的信息来源。

二. 任务的愿景和优先事项

5. 特别报告员利用这份初始报告的机会，对执行任务的可能性发表看法。
6. 特别报告员的首要责任是报告人权的发展情况，并提出改善人权的建议，这也是本报告的主要目标。他将继续定期报告阿富汗的人权状况，包括通过发表公开声明和讲话。他设想就专题问题开展研究，与主要智囊团及研究和学术机构密切合作，向人权理事会提交会议室文件，并与联合国其他人权机制接触，以确保阿富汗局势继续在政治和人权议程上占据重要位置。
7.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其任务包括负责寻找、接收、审查与阿富汗人权状况有关的信息并就此采取行动，并注意到应提供专门知识，特别是实况调查和包括法医在内的其他领域的专门知识，因此认为其任务包括一个重要的问责部分，并计划推进这一工作。他注意到，其任务包括协助履行阿富汗批准的各项国际条约所规定的人权义务。这包括各国调查、起诉和惩罚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义务。按照《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的规定，在整个任务工作中纳入以幸存者为中心的方法可能包括优先考虑获得有效补救的权利。人权理事会第 48/1 号决议提供了进一步的背景，理事会在该决议中重申，迫切需要迅速、独立和公正地审查或调查所有据称侵犯和践踏人权及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以终止有罪不罚现象，确保追究责任，并将行为人绳之以法。
8. 特别报告员提议与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和阿富汗其他利益攸关方合作，促进和保护人权，并支持它们执行联合国人权机制(包括条约机构和普遍定期审议)提出的建议，并支持它们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9. 特别报告员计划继续向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开展人权宣传，强调其国际法律义务以及通过实现人权和发展目标为整个社会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利益。他将继续提出阿富汗已批准的国际条约所产生的责任，同时为落实各项建议提供援助。

10. 特别报告员计划与包括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联阿援助团)和驻阿富汗的联合国实体在内的其他联合国机制合作并对其进行补充。他认识到民间社会在长期稳定和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将继续与阿富汗国内外的民间社会密切接触。特别是，他支持人权维护者，特别是妇女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他将继续审查侵犯和践踏人权的指控并就此采取行动，包括收集和保存信息，以追究行为人的责任。

11. 特别报告员将利用来文程序与事实上的管辖当局交流个人申诉和关注的问题。他的办公室已开始将他的报告、声明和其他信函翻译成当地语言，并希望各国积极考虑为继续这一做法提供资源的请求。

三. 背景

12. 2021年8月15日，塔利班在迅速控制多个省会后，控制了喀布尔。在一次国际撤离行动中，喀布尔国际机场发生混乱，8月26日遭到袭击，造成183人死亡。8月29日，一个10口之家，包括7名儿童，在美利坚合众国对喀布尔的空袭中丧生。¹ 截至2021年8月30日，国际部队已经撤离。2021年9月6日，塔利班攻占长期抵抗塔利班的潘杰希尔省，并宣布完全控制阿富汗领土。

13. 塔利班宣布成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这是他们在1996年至2001年控制该国时使用的国名。塔利班的酋长国由埃米尔领导，也被称为最高领袖，他对宗教、政治和军事等所有事务拥有绝对的权威。

14. 2021年9月7日，塔利班宣布成立一个全部由男性任职、以普什图人为主的看守内阁，同时任命国家和省级其他关键职位人选。被任命者是与塔利班有关联的人，其中许多人被列入安全理事会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以及个别国家的制裁名单。联合国不承认该行政当局，因此在本报告中称其为事实上的管辖当局。

15. 尽管塔利班一再声称其行政当局具有包容性，但它缺乏性别、族裔、宗教、政治和地理多样性。2022年6月30日至7月2日在喀布尔举行的由4,500名宗教学者和神职人员组成的大国民议会，又一次错失了建立一个包容性政治进程的机会。全由男性组成的国民议会缺乏多样性，除了重申对事实上的管辖当局的支持外，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成果。

16. 2022年3月，事实上的内阁批准成立遣返和联系委员会，旨在说服高层人物返回阿富汗。² 虽然这一计划有望成为实现和解的一个步骤，但下文讨论的因素，包括法外处决和未能维持8月17日宣布的大赦，表明在没有一个具有包容性和代表性的政府的情况下，这一计划不会足有成效。

¹ Sandi Sidhu and others, "Ten family members, including children, dead after US strike in Kabul", CNN, 31 August 2022.

² Najibullah Lalzoy, "Taliban establishes Commission to invite Afghan figures in exile", Khaama Press, 16 March 2022.

17. 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已经中止了《宪法》，解散了独立的监督机制和机构，包括阿富汗独立人权委员会、议会两院、选举委员会以及妇女事务部、议会事务部与和平部。

18. 阿富汗正在经历一场复杂的经济危机，自然灾害加剧了塔利班接管之前就已经开始的人道主义紧急状况。从 2020 年底到 2021 年底，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34%。³ 二十年来，阿富汗得到了大量的国际支持，推动了人类发展成果，使其从世界上最差的国家之一上升到与其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的平均水平。塔利班接管后，由于国际支持停止，阿富汗经济几乎崩溃。由于现在由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中央银行已经被切断了与国际银行系统的联系，包括对该国外汇储备的使用，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

四. 适用国际法律框架

19. 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对该国实行有效控制，因此有责任履行阿富汗加入的国际人权和人道主义条约所产生的义务，无论政府的正式更迭是否得到承认。

20. 在与特别报告员的会晤中，事实上的管辖当局承认，他们认为，绝大多数国际人权规范符合他们对伊斯兰教法的理解，他们承诺履行该国的国际义务。特别报告员敦促他们充分执行阿富汗自愿接受的人权标准，包括《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儿童权利公约》、《残疾人权利公约》和《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五. 关于人权状况的意见

A. 妇女和女童的人权状况

21. 特别报告员表示严重关切的是，自塔利班掌权以来，在妇女和女童享有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方面出现了惊人的倒退。在任何其他国家，妇女和女童都没有如此迅速地从公共生活的各个领域消失，她们也没有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此处于不利地位。尽管如此，妇女和女童仍然站在维护自身权利和继续呼吁问责的最前沿。特别报告员在喀布尔遇到的一名妇女说：“阿富汗妇女知道坚韧和坚强意味着什么，我们在冲突中忍受了多年的痛苦和艰难，我们埋葬了我们的儿女，尽管我们感到已被国际社会遗忘，但今天为自己和我们女儿的未来感到的痛苦和恐惧，却是一种更大的痛苦。”

22.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阿富汗妇女历来一直面临严重的歧视。尽管如此，在过去二十年中，阿富汗为实现妇女和女童的人权采取了重要步骤。这些步骤包括将妇女权利和两性平等载入 2004 年《宪法》和其他法律，包括《消除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法》，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建立妇女事务部、阿富汗独立人权委员会和专门的受害者支助服务和基于性别的暴力问责机制。在妇女和

³ World Bank, “Towards economic stabilization and recovery”, Afghanistan Development Update (April 2022).

女童的教育、保健和参与公共事务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特别报告员深感关切的是，妇女实际上被排除在公共生活的所有领域之外。在塔利班接管之前，妇女担任了议会席位、部长和外交职务以及高级职务，包括法官和独立委员会主席。她们中没有任何人留任。

23. 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声称妇女的权利受到伊斯兰教法的保护；然而，迄今为止采取的措施使人担心这对妇女和女童实际上意味着什么。2004年《宪法》的中止和对所有法律的审查使妇女的法律地位受到质疑。妇女专门法院的解散和事实上的管辖当局不愿让女法官任职，对妇女诉诸司法产生了不利影响。

24. 特别报告员对影响妇女和女童权利的许多不断演变的规则深感关切。这方面的例子包括暂停女子中等教育，强制戴头巾，规定妇女非必要不得离家，禁止妇女在没有男性近亲随同(男子陪同)的情况下进行某些出行，吊销女律师的执照，并要求妇女不要穿有颜色的服装。特别令人关切的是，法令规定男性家庭成员要为妇女的行为受到惩罚，这实际上抹杀了妇女的能动性，并推动家庭虐待事件增加。特别报告员听到了这样的说法：“塔利班甚至影响了我们正常的、受过教育的男子，并改变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除了2021年12月28日发布的一项法令(禁止强迫婚姻，宣布寡妇拥有继承权和再婚时获得嫁妆的权利，并声称事实上的法院将审议涉及妇女的申请)之外，这些指令侵犯了妇女和女童的权利。对妇女行动自由的限制越来越多，严重影响了她们获得保健和教育、谋生、寻求保护和逃离暴力环境的能力。这种情况累积起来，对妇女和女童的心理健康产生了深刻影响，产生了一种绝望感。

25. 尽管遭到这些歧视性措施，即使面临威胁、拘留和暴力，阿富汗妇女仍继续进行非暴力抗议和抵抗；她们需要得到支持。特别报告员在喀布尔会见的一位妇女说：“我们将昂首挺胸，我们不应该被关在家里，不工作也不接受教育；我们将继续发声，直到有人听到我们的呼声。我们将继续为我们的权利和尊严而战。”

1. 教育

26. 1996年至2001年塔利班掌权期间，不准女童上学。尽管他们承诺让所有阿富汗女童在2022年3月21日之后返回学校，但两天后他们宣布，女子中学将继续关闭，直到政策和校服遵循伊斯兰法律和阿富汗文化的原则。特别报告员严重关切地注意到，这一规定禁止女童上中学。在34个省中，有24个省的女子中学被关闭，使大约850,000名女童无法上学。

27. 高等教育仍然向妇女开放；然而，有报告称，不允许妇女参加由男性授课或参加的课程，从而大大减少了她们的受教育机会。如果没有女童从中学毕业，女性很快就不可能接受高等教育。

28. 特别报告员遇到的一名年轻妇女表示沮丧：“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醒来时流着泪。我告诉自己这是一场噩梦，因为未来看起来一天比一天黑暗。我曾梦想学习金融，开创自己的服装生意。我想去许多国家旅行，向他们学习，并把这些知识带回阿富汗。一天又一天，我和我的朋友们的生活和梦想被人强迫操纵。我希望国际社会记住，没有他们，我们阿富汗的女童永远无法独自赢得这场战斗。”

29. 特别报告员强调，在教育领域以包括性别在内的任何被禁止的理由歧视个人或群体的立法违反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十条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三条，而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受这些条款的约束。教育不仅对女童而且对男童都必须高质量的，它是实现其他人权的不可或缺的手段，并对妇女和整个社会产生终身和多方面的影响。⁴

30. 特别报告员在访问期间遇到的阿富汗年轻妇女的决心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们明确表示，尽管受到限制，而且还面临着遵守保守的性别角色的压力，但她们决心继续学习。

2. 童婚

31. 阿富汗的儿童权利组织报告说，由于经济和人道主义危机正在恶化，而且女童和妇女缺乏教育和职业机会，童婚现象急剧增加。一群年轻妇女告诉特别报告员，由于生计和教育机会消失，早婚的压力越来越大，特别是在女户主家庭。特别报告员获悉，女童被迫嫁给塔利班成员，以此作为家庭的一项安全措施。

32. 特别报告员关切地注意到，据报告童婚现象激增，而且没有一种法律框架禁止童婚。他欢迎 2021 年 12 月颁布的禁止强迫婚姻的法令，但感到遗憾的是，该法令没有规定最低结婚年龄。特别报告员关切地注意到，根据《什叶派个人地位法》，15 岁以下的女童可以结婚，但她的监护人必须证明她有能力、已进入青春期并准备结婚。

3. 暴力侵害妇女行为

33. 特别报告员严重关切的是，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包括家庭暴力的发生率很高，受害者寻求保护、支持和问责的机制崩溃，以及人们利用非正式司法系统来处理这类案件。男子陪同政策使得基于性别的暴力幸存者更难寻求帮助。对受害者持续的污名化和惩罚导致了报案不足。残疾妇女和女童在寻求帮助方面面临更多挑战。

34. 一名妇女告诉特别报告员：“阿富汗一直存在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然而，以前我们有地方可去：我们有阿富汗独立人权委员会、特别法庭、庇护所，而现在这一切都消失了。我们只能独自为正义和安全而战。”

35. 特别报告员会见了因和平抗议而受到骚扰、拘留和虐待的妇女人权维护者。其他人则是暴力、强迫失踪、虐待或酷刑的受害者。为了获释，一些人不得进行视频认罪，或以书面形式声明他们不会参与任何被视为对当局有害的活动，并被没收了身份证件。因此，由于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一些人停止了活动或离开了该国。

36. 特别报告员感到震惊的是，有报告称，2022 年有大量妇女自杀。⁵ 特别报告员呼吁对此进行紧急研究，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⁴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第 13 号一般性意见(1999 年)。

⁵ 联合国新闻，“人权理事会听说，在阿富汗，妇女因绝望而自杀”，2022 年 7 月 1 日。

4. 工作权和生计权

37. 工作权是通过自由选择或接受的工作谋生的机会，这一权利载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缔约国有义务确保不受歧视的工作权。

38. 对阿富汗妇女的限制极大地影响了她们的自立能力，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她们享有的其他基本权利。2021年初，约有17,369家妇女拥有的企业创造了129,000多个就业机会，其中四分之三以上由妇女就职，还有更多未注册的妇女拥有的企业在非正规经济部门中经营。⁶截至2022年3月，61%的女性失去了工作或创收活动；据估计，目前的限制造成了6亿至10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至5%)。⁷在非正规部门，由于行动限制和许多妇女市场的关闭，妇女无法再将产品送往市场。继续工作的妇女经常面临骚扰和虐待。特别报告员强调了为女性企业家和工人提供空间的重要性，因为她们在经济中举足轻重。

39. 妇女被排除在事实上的司法系统之外。以前，1,951名法官中有265名是女性，34个省中有32个省有女检察官，五分之一的辩护律师是女性。除了那些在卫生、安全和教育领域从事男性无法从事的工作的女性公务员外，其他女性公务员被指示留在家中，直到条件允许她们根据伊斯兰教法重返工作岗位，但她们的男性同事却被召回。2022年7月19日，事实上的财政部在推特上说，要求妇女提名一名男性家庭成员代替他们，以减少工作量和加快速度，但这是自愿的。特别报告员会见的一些女公务员说，她们已经报到上班，但被告知待在家里。一些人被告知，如果她们在考勤单上签字，她们将继续获得报酬。然而，一些妇女说她们没有得到报酬，并认为她们已经失业了。当她们试图与行政部门交涉时，她们被告知要通过男性家庭成员来表达她们的关切。

B.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

1. 贫困与粮食不安全

40. 由于干旱、商品价格上涨、收入减少、供应链中断、包括乌克兰战争在内的冲突造成的供应减少以及捐助方支持不足，获得生计和粮食安全的情况越来越不稳定。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一名阿富汗前雇员告诉特别报告员：“我们没有工作，没有钱，加上食品、电力和汽油价格急剧上升，我们无法生活，我们的孩子会挨饿，我们没有办法养活他们，只能在街上乞讨。”

41. 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警告说，到2022年11月，估计有1,890万人——近一半人口——将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问题。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估计，2022年将有470万人因粮食不安全而患有急性营养不良，比2021年增加21%。⁸

⁶ Matthew P. Funaiole, “Women-owned businesses in Afghanistan are in jeopardy”,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0 September 2021.

⁷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阿富汗: 2021-2022年社会经济展望: 避免基本需求危机”, 提前版(2021年)。

⁸ 世界粮食计划署, “粮食署阿富汗办事处: 情况报告”(2022年7月19日)。

42. 阿富汗妇女和儿童以及女户主家庭受到粮食不安全的影响特别严重。2022年6月,世界粮食计划署评估,1,078,804名5岁以下儿童患有重度急性营养不良,2,807,452名儿童患有中度急性营养不良,836,657名孕妇和哺乳期妇女患有急性营养不良。⁹特别报告员询问了一组7-10岁的儿童,他们醒来时最关心的是什么。一人回答说:“食物。一整天我都在想怎样才能找到一份工作或挣点钱给家人买吃的。我害怕我们以后没有饭吃。”

2. 卫生

43. 20年来,卫生保健系统一直依赖外国援助,处于岌岌可危状态。2021年8月,由于主要资金被撤回、暂停或部分被改用他途,以避免新政权受益,卫生保健服务中断。目前缺乏药品和医疗设备。

44. 由于出行受到限制、医疗费用高昂和女性保健工作者人数不足,妇女和儿童在获得保健方面面临更多挑战。

45. 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告诉特别报告员,他们对吸毒者表示关注,并说许多人已被送往康复中心。然而,无法监测这些中心的条件或方案是否成功。有人担心,人们没有按照专业标准得到治疗,有报告称,他们作为被拘留者被关押了三个月,没有得到任何治疗,然后在没有得到支助的情况下被释放。

3. 最大可用资源

46. 根据《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事实上的管辖当局有责任最大限度地利用其现有资源,包括通过国内和国际合作,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2022年5月,当局宣布了第一个年度国家预算,据说包括2,314亿阿富汗尼的支出和1,867亿的国内收入,即440亿阿富汗尼(5.01亿美元)的赤字。据报道,收入主要来自税收。¹⁰虽然税收原则上是一个积极的步骤,但征税制度和财政政策缺乏透明度令人担忧。

47. 特别报告员关切地注意到,据报道,与分配给军事和安全目的的比例相比,分配给基本服务的预算比例较低。这不符合国家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资源实现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的义务。这种分配也可能不符合征收宗教税的原则,其目的特别是为了帮助穷人和有需要的人。

48. 尽管安全理事会第2615(2021)号决议规定了人道主义豁免,但相关国际行为体适用豁免的情况引起了严重质疑,因为这似乎助长了人道主义危机。

49. 人道主义援助准入继续受到阻碍:2022年1月1日至5月23日期间,发生了185起干扰人道主义活动的事件,而2021年同期为138起。据报告,女性援助工作者还受到地方事实上的管辖当局的威胁和恐吓。¹¹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在回应本报告时声称,人权观察员和人道主义活动人士已获准进入他们希望进入的所有地点。特别报告员感到震惊的是,与他交谈过的阿富汗人多次表示,援助并没有始终送到最需要的人手中,援助制度中存在腐败现象,援助有时被塔利班挪

⁹ 《人道主义需求概述:阿富汗》(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22年)。

¹⁰ Thematic policy research paper entitled “Bleeding us dry”, received from Afghanistan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Organization.

¹¹ [A/76/862-S/2022/485](#).

用。特别报告员强调，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和国际社会有责任确保国际援助不受阻碍和无区别地送达该国最边缘化和处境最不利的人手中。特别报告员欢迎设立阿富汗妇女咨询小组，为人道主义国家工作队提供咨询意见，并鼓励加强该小组。

4. 文化遗产

50. 自 2021 年 8 月 15 日以来，有报告称，有人蓄意破坏文化遗产，影响了阿富汗人使用这些遗产，并导致该国文化多样性、社会凝聚力和创意经济的恶化。这些事件包括 Bala Hisar 城堡的一面墙被部分毁坏，在 Gholgola 市和 Lashkari Bazar 等文化遗址以及 Zargar Tepe 的考古遗址进行挖掘和非法建筑。然而，其他报告表明，一些历史遗址和文物正在得到保护和修复。阿富汗国家音乐学院的艺术图像和艺术品，包括壁画和乐器都被毁坏。音乐家和艺术家受到公开羞辱和惩罚，包括鞭打、掌掴和骚扰，迫使许多人逃离该国或躲藏起来。特别报告员强调，保护文化遗产是避免种族紧张局势的关键，而种族紧张局势威胁到该国本已脆弱的安全局势。

C. 与冲突有关的侵犯人权行为

51. 事实上的安全部队和自封的全国抵抗阵线之间的冲突继续造成巨大痛苦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的行为，特别是在潘杰希尔省和巴格兰省的安达拉布地区。特别报告员收到的报告称，在这些地区，平民遭到任意逮捕、法外处决和酷刑，有些行为似乎构成了集体惩罚。一些平民被折磨致死，而其他则被即决处决或隔离关押在不明地点。事实上的部队经常在居民区挨家挨户进行搜查，往往施以虐待和暴力，目标是包括喀布尔和北部城市在内的居民区，并对指称参与全国抵抗阵线的居民进行惩罚。此外，事实上的管辖当局经常在夜间实施行动限制，对农民的生计造成负面影响，因为他们无法灌溉土地或迁移牲畜。虽然冲突没有大规模扩大到该国其他地区，但武装敌对行动加剧的风险很高，这也影响到平民的生命权和人身安全。

52. 特别报告员收到报告称，在萨尔普勒省巴尔哈布地区，事实上的部队与忠于 Maulawi Mehdi 的武装人员之间发生冲突，期间对平民实施暴力。Maulawi Mehdi 是一名哈扎拉塔利班指挥官，与领导层发生冲突。冲突造成平民伤亡，私人财产和企业遭到破坏。一些报告证实发生了 12 起平民被即决处决的事件；其中 10 起由事实上的部队执行，2 起由忠于 Maulawi Mehdi 的部队执行。其他报告记录的被杀平民人数要多得多，据称还有失去战斗力的战斗人员被杀。有确凿的迹象表明，塔利班的杀戮是出于种族偏见。这是一个值得严重关注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查。据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称，战斗发生后，至少有 27,000 人流离失所。

53.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呼罗珊(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继续主要针对什叶派宗教社区的平民，其活动和袭击不断增加，仍然令人严重关切。例如，2022 年 4 月，巴尔赫省和昆都士省发生袭击，造成 100 多名平民伤亡。2022 年 6 月 20 日，在楠格哈尔省，一个放在加尼海勒地区医院事实上的负责人车辆上的爆炸装置被引爆，造成至少 32 名平民死亡，32 人受伤。

54. 特别报告员认为，发生了法外处决、任意拘留、酷刑和虐待、剥夺正当程序和公平审判权、强迫流离失所、集体惩罚和严重剥夺民众自由的情况，并强调冲突各方都有义务防止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的行为。

D. 报复性杀人

55. 塔利班宣布对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成员及其他官员实行大赦；这可能是实现民族和解的重要一步，但在执行方面存在严重缺陷。特别报告员感到震惊的是，有报告称，塔利班正在对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成员和官员进行法外和报复性杀害和强迫失踪。

56. 联合国和国际人权组织记录了自 2021 年 8 月 15 日以来，数百名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成员和政府人员或其家属被杀害的事件。根据联阿援助团的记录，2021 年 8 月 15 日至 2022 年 6 月 15 日期间，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对前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成员和政府官员实施了 160 起法外处决。据报告，楠格哈尔省和库纳尔省的居民在运河和其他地方发现了 100 多具男性尸体。¹² 实际杀害人数可能要高得多，因为受害者家属往往因害怕受到报复而不愿报案。人们关切的是，事实上的管辖当局以其部队遭到袭击为借口，即决处决前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成员以及被认为与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有关联的人。特别报告员注意到，国际人权和人道主义法禁止即决处决和其他形式的虐待和强迫失踪，并关切地注意到，这些杀戮正在加剧仇恨气氛。他呼吁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实行大赦，并追究那些参与杀害和虐待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成员及其他官员和使之失踪的人的责任。

57. 自掌权以来，事实上的管辖当局一直在对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发动战争。2022 年 6 月，宗教学者和神职人员大国民议会宣布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为反叛和煽动团体，并宣布从宗教上禁止对其的任何支持和隶属。人们严重关切打击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运动，据称该运动严重依赖对其据称成员和支持者的任意拘留、法外处决和强迫失踪。事实上的部队对涉嫌支持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个人进行了夜间突袭、挨家挨户搜查和逮捕；他们没有对被拘留者赋予正当程序的权利。有指控称，在楠格哈尔，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成员遭到袭击，借口是他们曾经是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战斗人员。

E. 囚犯的拘留条件和待遇

58. 特别报告员收到的证词称，有人在拘留期间受到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与他交谈的几个人曾经受到任意逮捕；他们没有被告知被控罪名，并被剥夺了与家人和法律顾问的联系。一名男子说，塔利班人“半夜持枪闯入我家；他们把我带到城外的一个‘房间’里。我要求他们不要伤害我，我反复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我被告知我侮辱了当局和我的宗教。我告诉他们这一定是一场误会，然后他们就开始动手了。他们拿来橡皮筋捆绑我的双手。他们用电线抽打我，抽打我全身。我昏倒在地上。我不知道我呆了多少天。这种情况又发生了几次，然后我就被释放了。由于疼痛难忍，我几个星期都不能走路。”

59. 有人说，有人踢打、拳击、掌掴他、用电线、棍棒和管子及工具殴打他们，并对身体敏感部位进行电击。在某些情况下，包括妇女在内的个人受到公开的鞭打和羞辱，或被关押在私人监狱。2022 年 5 月 31 日，事实上的情报官员在潘杰希尔省逮捕了一名牧羊人，理由是涉嫌与全国抵抗阵线有联系；他的尸体于 2022 年 6 月 2 日交给家人，身上有被棍棒和金属棒毒打以及电击的痕迹。特别报

¹² Human Rights Watch, “Afghanistan: Taliban execute, ‘disappear’ alleged militants”, 7 July 2022.

告员记录了其他地方类似的令人痛心的情况，并感到关切的是，事实上的管辖当局没有对酷刑指控进行迅速、有效和公正的调查，也没有以透明的方式追究责任人的责任。

60. 虽然在塔利班接管之前，酷刑在阿富汗很普遍，但在塔利班统治下，酷刑事件的数量和类型似乎更加糟糕。囚犯缺乏法律保障和保护，而事实上的管辖当局没有颁布禁止酷刑的法律和程序。然而，2022年1月，出台了一项关于囚犯制度改革的行为守则，禁止在逮捕、转移或拘留过程中实施酷刑，并规定了对实施酷刑者的惩罚。¹³

61. 据称私人监狱的存在仍然令人严重关切。可信的报告表明，事实上的高级官员设立了私人拘留场所，关押个人，包括人权维护者和记者，其中一些人曾为共和国服务或与共和国有联系，他们遭受酷刑，有时被杀害。

62. 特别报告员在访问坎大哈省的 Sarposa 监狱时注意到监狱条件恶劣，包括过度拥挤和得不到足够的水、卫生设施、充足和高质量的食物和医疗服务。特别令人关切的是青少年、妇女及其随行子女的状况。预算不足被认为是条件差和无法维持最低标准的主要原因。特别报告员获悉，许多人被审前长期羁押，主要是被事实上的内政部和情报总局羁押。

F. 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

63. 阿富汗是一些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的家园，他们具有不同的文化、语言和传统价值观。虽然伊斯兰教仍然是该国的主要宗教，穆斯林占人口的95%以上，但其他宗教团体，如锡克教徒、印度教徒、犹太人和基督徒，已经在那里生活了几个世纪。由于镇压政策、宗教迫害、冲突和不容忍，大多数非穆斯林阿富汗人在1990年代开始逃亡，当时宗教社区面临着严重的伤害和迫害风险，并因害怕报复而被迫躲藏起来信奉宗教。

64. 特别报告员对2021年8月以来少数群体的状况表示严重关切。他们的礼拜场所以及教育和医疗中心遭到系统性袭击，他们的成员遭到任意逮捕、酷刑、即决处决、驱逐、边缘化，有时甚至被迫逃离该国。

65. 哈扎拉人绝大多数是什叶派，历来是阿富汗受迫害最严重的群体之一。他们受到多种形式的歧视，影响到广泛的人权，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塔利班任命普什图人在哈扎拉人占多数的省份担任政府机构的高级职位，在没有充分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强行将哈扎拉人赶出家园，并违反什叶派信条征收宗教税。有报告称，存在任意逮捕、酷刑和其他虐待、即决处决和强迫失踪的情况。还有报道称，周五祈祷期间，网上和一些清真寺的煽动性言论有所增加，包括呼吁杀害哈扎拉人。特别报告员收到了哈扎拉人关于其受到虐待和排斥的材料和陈述。

66. 5月，特别报告员访问了马扎里沙里夫的 Se Dokan 清真寺和喀布尔 Dasht-e Barchi 的 Sayed ul Shuhada 和 Abdul Rahman Shahid 学校，所有这些学校都在2021年和2022年遭到伊黎伊斯兰国一呼罗珊的袭击。2021年5月8日，Sayed ul Shuhada 学校遭到袭击，85人遇害，其中大多数是11至17岁的哈扎拉女学生。一位幸存者告诉特别报告员：“我们已经放学，正准备回家，突然听到一声爆

¹³ 联阿援助团，《阿富汗的人权：2022年8月15日至6月15日》，第37页。

炸，我倒在地上，耳朵很疼，然后我发现自己在流血，看到朋友们都一动不动，我哭了。我什么也没看见，只听到尖叫声。第二次爆炸发生时，我极力夺路而逃。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害怕去上学。为什么不能让我们不受干扰地学习，我们是孩子，我们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

67. 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经常认领的这些袭击，以及上文提到的历来对哈扎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迫害，似乎具有系统性，反映了一种组织政策的要素，因此带有国际罪行的特征，包括危害人类罪。事实上的管辖当局有责任保护阿富汗全体人民。这包括保护学校、礼拜场所和族裔宗教少数群体经常出入的其他场所免遭袭击。

68. 2021 年 9 月，阿富汗犹太社区的最后一名成员被迫逃离该国。¹⁴ 几年来，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的人口也大幅减少，据报道，他们的人数从 2016 年的约 7,000 人减少到 2022 年的 50 人以下。¹⁵ 虽然阿富汗历届政府应对这种被迫迁徙负责，但塔利班和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对其历来不容忍、排斥伊斯兰教以外的宗教、限制其宗教活动以及未能保护他们负有主要责任。

69. 现任政府缺乏宗教和族裔多样性。除了似乎象征性地授予哈扎拉人几个高级职位以外，宗教和族裔少数群体没有参与行政和决策进程。在上届政府期间，哈扎拉人在政府的所有三个部门都担任了高级职务，包括副总统一级职务。锡克教徒和印度教徒在立法机构中有代表，使他们能够参与政治和决策进程。其他地方的经验表明，实现持久的和平与和解需要建立一个由所有政治、宗教和族裔群体代表组成的包容性行政机构。

70. 特别报告员对系统性攻击和更广泛的歧视表示严重关切，并致力于倡导和开展调查，以伸张正义和防止未来的迫害。

G. 特别令人关注的其他群体

1. 儿童

71. 特别报告员对儿童的状况极为关注。除了受教育权受到限制外，经济困难和人道主义危机对儿童的影响也更加严重，他们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根据最近的需求评估，45%的女童和 36%的男童报告说，他们的家庭无法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¹⁶ 儿童正在忍饥挨饿，其比例令人震惊：阿富汗每天有 960 万儿童挨饿，预计在 2022 年 6 月至 11 月期间，有 920 万儿童将面临重度粮食不安全现象。¹⁷ 许多家庭正在采用有害的应对策略，包括买卖儿童、童婚、童工和减少保健和教育开支。

¹⁴ Associated Press, “Last member of Afghanistan’s Jewish community leaves country”, *The Guardian*, 8 September 2021. _

¹⁵ Ruchi Kumar, “The decline of Afghanistan’s Hindu and Sikh communities”, *Al Jazeera*, 1 January 2017.

¹⁶ Silvia Mila Arlini and Melissa Burgess, *Multi-Sectoral Needs Assessment* (Singapore, Save the Children International, June 2022).

¹⁷ Save the Children, “Almost 10 million children going hungry in Afghanistan as food aid alone fails to meet tidal wave of need, Save the Children says”, 9 May 2022.

72. 与冲突有关的暴力继续影响儿童，征兵仍在继续。在 2022 年 1 月至 6 月期间记录的涉及 489 名儿童的 636 起侵害行为中，杀害和残害儿童的行为占 72%，其中大部分是战争遗留爆炸物造成的。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冲突、不安全和其他严重侵权行为后，许多儿童正在忍受艰难困苦；不断有关于征兵的报道。狎戏男童是一种对男孩的性奴役形式，尽管被定为犯罪，但继续存在。

73. 特别报告员感到关切的是，刑事责任年龄(12 岁)不符合国际人权标准。

2. 残疾人

74. 根据特别报告员掌握的数据，13.9%的人口患有严重残疾，约 65%的人口患有轻度至中度残疾。严重残疾在妇女和女童中更为普遍。许多残疾与冲突有关，路边地雷仍然是造成身体残疾的主要原因，特别是造成儿童残疾。

75. 在与维护残疾人权利非政府组织成员的会晤中，特别报告员讨论了 2021 年 8 月以来的挑战，包括《国家残疾人权利法》和其他关于残疾人福利和津贴的法律的执行情况不明确，暂停为共和国工作的残疾军人的经济福利，以及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时缺乏机制和未能考虑到残疾人的需求。由于禁止结社和工会以及安全风险，非政府组织难以开展工作。废除阿富汗独立人权委员会是一个重大挫折，该委员会有一个关于残疾人权利的方案。特别报告员欢迎事实上的管辖当局于 2022 年 8 月 2 日宣布将为残疾人提供专项资金，并强调需要采取基于权利的办法。

3. 性取向和性别认同

76. 特别报告员关切地注意到，事实上的管辖当局重申前政府将同性关系定为刑事犯罪，认为这些关系违反了伊斯兰教法。扬善防恶部发布的 2022 年手册规定，宗教领袖必须禁止同性关系，对同性恋的“严厉指控”应提交给该部的地区管理人员进行裁决和处罚。¹⁸

H. 基本自由

1. 表达自由

77. 在 2021 年 8 月之前的 20 年里，阿富汗的表达自由和获取信息的机会有所扩大，尽管有一些限制，特别是当报道被认为是违反国家利益时。自 8 月 15 日以来，事实上的管辖当局一再强调，考虑到伊斯兰信条、伊斯兰教法和国家利益，他们致力于保障表达自由。2022 年 3 月，当局确认 2015 年的大众媒体法仍然有效。¹⁹ 然而，自 8 月 15 日以来，获取信息变得越来越困难，新闻独立性和表达自由受到严重限制。2022 年 5 月，阿富汗在无国界记者组织世界新闻自由指数的 180 个国家中排名第 156 位，较 2021 年的第 122 位有所下降。²⁰

¹⁸ Human Rights Watch, “Afghanistan: Taliban target LGBT Afghans”, 26 January 2022.

¹⁹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Act quickly to protect Afghan journalists, RSF tells new UN special rapporteur”, 11 April 2022.

²⁰ <https://rsf.org/en/index>.

78. 不断变化和任意解释的规则和法令被用作拘留和虐待记者和媒体工作者的依据。在撰写本报告时，有 6 名记者被杀害，4 名记者受伤，100 多名记者被任意拘留。²¹ 媒体工作者遭受了人身攻击、威胁、恐吓和骚扰，包括通过电话和情报总局的传讯。一名记者告诉特别报告员：“在阿富汗不存在言论自由和接触媒体的机会。媒体的言论完全受到控制，任何不遵守塔利班指令的新闻机构都将面临严重的威胁和暴力。记者和媒体工作者的安全需要得到优先考虑，有人失踪时，应该有人对此负责。”

79. 这些挑战对妇女的影响更为严重。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统计，2021 年 8 月以来，84% 的女性媒体工作者失业。²² 已经颁布了关于女性媒体工作者服装²³ 和电视上妇女彻底遮面的规则。²⁴ 2022 年 3 月 28 日，事实上的管辖当局禁止私营电视频道转播国际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因为女主持人所穿的服装被认为是不合适的。²⁵

80. 缺乏收入和停止外国资助、缺乏获取信息的途径、自我审查以及事实上的管辖当局不断施加压力和发出警告，导致媒体活动终止或减少。一些记者在收到情报总局对其生命的严重威胁后辞职或躲藏起来。主要城市地区以外的记者和媒体机构尤其受到影响。至少有 4 个省没有地方媒体；在 15 个省，40% 至 80% 的媒体机构已经关闭。

81. 特别报告员对艺术和音乐受到限制表示关注。事实上的管辖当局禁止现场和广播音乐，并攻击、逮捕和拘留艺术家和音乐家。在特别报告员访问期间，音乐家告诉他，自从塔利班接管以来，他们已经停止了演出。一名音乐家称，他曾因在手机上存有音乐视频而被捕，被拘留了四个晚上，背部被鞭打了两天。

2. 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

82. 在共和国垮台后不久，人们举行了许多和平集会，往往由妇女领导，主要是在喀布尔，但也在其他省份举行。早期的抗议的焦点是女童教育、强制戴头巾、妇女权利、经济制裁和人道主义援助等问题。事实上的管辖当局日益限制和平集会自由。为了驱散抗议者，他们经常过度使用武力，包括实弹、警棍、鞭子、胡椒喷雾和催泪瓦斯，并对抗议者进行入室搜查，从而使人们更加害怕因公开表达异议而遭到报复。

83. 9 月 7 日和 8 日，赫拉特、马扎里沙里夫和喀布尔的抗议者，包括妇女，被逮捕，据称受到严重虐待，包括酷刑和单独监禁。报道抗议活动的记者也遭到逮捕、拘留和虐待，包括单独监禁。²⁶ 一位活动人士告诉特别报告员，塔利班多

²¹ 联阿援助团，《阿富汗的人权：2021 年 8 月 15 日至 2022 年 6 月 15 日》(喀布尔，2022 年)，第 26 页。

²²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Afghanistan”. 可查阅 <https://rsf.org/en/country/afghanistan>.

²³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RSF condemns the Taliban’s attempt to cover Afghan women journalists’ faces”, 25 May 2022.

²⁴ Associated Press, “Taliban orders female Afghan TV presenters to cover faces on air”, The Guardian, 19 May 2022.

²⁵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Act quickly to protect Afghan journalists, RSF tells new UN special rapporteur.”

²⁶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关于阿富汗的新闻简报”，2022 年 2 月 1 日。

次打电话给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为了自己的安全离开了她，因为她是一个抗议者。另一名活动人士说，塔利班曾威胁要把抗议者关进监狱，直到他们生命结束为止。

84. 与此同时，当局为就塔利班支持的问题举行的抗议活动提供便利，这些问题包括解除经济制裁、解冻资产和头巾政策。

3. 人权维护者和日益缩小的公民空间

85. 特别报告员感到关切的是，公民空间正在迅速缩小，民间社会组织，特别是人权组织不断受到事实上的管辖当局的压力。他继续收到许多关于侵犯人权和妇女权利维护者的报告(见上文)，并对一些人仍然被剥夺自由感到特别关切。人权工作和公民空间对于一个尊重权利的和平社会至关重要。许多民间社会组织已经停止活动，许多人权维护者，以及由于威胁和恐惧，乃至整个组织，已经迁往其他国家，其中一些人继续在那里工作。2021年8月31日之后的搬迁和重新安置工作仍然极具挑战性，需要国际社会进一步努力。一些人权组织由于资金到位或根据事实上的管辖当局的指示，已将其重点转向人道主义工作。

86. 8月15日之后不久，阿富汗独立人权委员会由于担心安全和塔利班占领该委员会在全国各地的办公场所而普遍停止运作。2021年9月18日，该委员会发表声明，说明其地位，并对其无法履行职能表示关切，敦促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尊重其任务和独立性，同时不对其工作人员中的妇女施加限制。2022年5月17日，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宣布撤销该委员会。委员会于5月26日发布新闻稿，称撤销该委员会是非法的，并承诺继续开展工作。²⁷ 它在流亡中发表了几份声明。特别报告员感到关切的是，这种情况使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的受害者无法诉诸补救办法，因为没有其他可信和独立的国内机制来监测、记录和提请事实上的管辖当局注意关切问题。

六. 司法

87. 在塔利班接管政权之前，司法系统一直苦苦应对司法程序的拖延和腐败现象，该国很大一部分地区不在其管辖范围之内。然而，该部门的能力建设使行为和机构具有明确的作用，并根据公布的法律对大多数案件作出裁决，同时广泛遵守正当程序。自塔利班接管以来，这一体系已基本被抛弃。前法官和妇女被排除在事实上的司法系统之外，适用的法律和程序也不确定。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向特别报告员保证，法官没有被解雇，他们仍然在领薪；然而，法官们告诉他，自2021年8月以来，他们一直没有收到薪金或养老金。

88. 司法部长、首席大法官、总检察长、最高法院院长和关键司法职位都是新任命的个人，他们受过宗教法律培训而不是世俗法律培训。除了省和地区法院之外，事实上的管辖当局有权在各省执行司法，并设立了对安全人员有管辖权的军事法院。

²⁷ Afghanistan Independent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The AIHRC position regarding the dissolution of the Commission by the Taliban”, 26 May 2022. 可查阅 www.aihrc.org.af/home/press_release/1854449.

89. 2021 年 11 月，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宣布接管阿富汗独立律师协会，取消其认证律师和代表律师辩护的能力。²⁸ 律师仍然能够代表委托人，许多检察官仍然受雇；但是，法官往往认为他们没有必要出庭，并以加快审理案件为借口禁止他们出庭。适用的法律、司法程序和可用的补救办法都不确定。在不同的司法管辖区和场所，审案的方式各异。盗窃或殴打等犯罪通常由安全部队处理，没有检察官或法官参与。在一些省份，较严重的罪行可能在没有检察官或辩护律师协助的情况下进行审判。

90. 前法官仍然很有可能受到塔利班的报复，或受到他们主持案件、现已获释的囚犯的报复。一些法官和检察官逃离了这个国家，但大多数人仍然留在那里，面临威胁和暴力，包括来自曾被他们追究责任的人的威胁和暴力。一名在省高等法院任职的女法官现在躲藏起来，她告诉特别报告员，她收到了曾被她判处监禁但被塔利班释放的男子对她的死亡威胁。其中一些人是担任省政府官员的塔利班成员。塔利班前往她以前的家，并向她的邻居打听她的下落。7 月 16 日，一名前检察官在霍斯特被身份不明的枪手杀害。他是 2021 年 8 月以来据称被杀害的至少 20 名检察官之一。²⁹ 没有任何资料表明这些案件已得到调查。

91. 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已宣布审查现行法律和条例是否符合伊斯兰法，事实上的司法部领导下的一个委员会正在进行审查。然而，他们很少提供信息说明这一审查过程的结果，包括法律涵盖哪些领域，或者是否发现与伊斯兰法律有任何冲突。

92. 事实上的管辖当局一再强调，改善秩序和安全是他们的优先事项。2021 年 10 月，成立了一个净化队伍委员会，以处理关于塔利班成员虐待的投诉。据报道，该委员会已驱逐了 4,000 多名成员。³⁰ 当局逮捕和拘留了許多人，并强制要求穿警服，以实现执法专业化，减少任意性。据报道，该委员会曾试图处理虐待受害者的投诉，并追究责任，但没有详细说明它是否将任何人移交起诉。

93. 当局宣布在扬善防恶部下设立一个投诉审理机构，负责接收和处理公民的投诉。虽然详细情况尚不明了，但这种机制不能取代阿富汗独立人权委员会这样的独立机构，因为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向特别报告员描述的该机构的作用是，除其他外，防止道德犯罪，并在酒精和毒品、着装规范、音乐和书籍等领域实施限制。

七. 结论和建议

94. 一年前，许多阿富汗人和对 1996 年至 2001 年期间前政权有着痛苦记忆的其他人对国际部队的撤出、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的崩溃和塔利班掌权感到惶恐不安。然而，鉴于他们保证在伊斯兰教框架内尊重人权，包括妇女的权利，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希望可以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保留前二十年的成果，包括妇女和女童的

²⁸ Madina Morwat, "Independent Bar Association Office taken over by Islamic Emirate", Tolonews, 28 November 2021.

²⁹ 与前总检察长的私人通信。

³⁰ Ahmad Shah-Erfanyar, "4,350 undesired persons expelled from forces ranks: Mufti Hakimi", Pashwok Afghan News, 21 February 2022.

成果。然而，现在局势已经恶化到人权危机与该国人道主义和金融危机不相上下的地步。

95. 虽然所有各方都对未能实现经济和社会权利负有一定程度的责任，但公民、政治和文化权利的恶化以及普遍的严重侵犯行为仍在继续，主要是由于塔利班的行动和未能履行其作为义务承担人的义务。局势极其严峻，该国正显示出陷入专制主义的强烈迹象。塔利班仍然有机会挽回局面，这需要急剧改变做法。塔利班必须更具包容性，尊重妇女权利，接受观点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保护民众，放弃暴力，承认并处理践踏和侵犯人权的行为，重建法治，包括监督机构，接受、要求并提供问责制。他们必须弥合言行之间的差距，并将继续根据实际行动接受评判。

96.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必须承认自己在阿富汗当前局势中的作用和责任。虽然在过去 20 年里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以加强旨在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机构并确保阿富汗人民享有这些权利，但仍需要反思本来还可以做什么来防止人权危机，以及现在应该做什么来解决危机。在这方面，国际社会必须承认阿富汗幸存者和受害者的首要地位，并听取关于他们认为重建阿富汗所必需采取行动的意见。同样，国际社会应特别关注阿富汗各界人士的呼吁，要求追究责任和伸张正义，对该国普遍存在的有罪不罚现象提出具体有效的挑战，纠正过去的错误，防止今后再次发生。

97. 特别报告员建议事实上的管辖当局：

(a) 恢复宪法秩序，审查接管以来颁布的规则和指令，使其符合国际人权标准，并寻求联合国和其他有关实体的技术援助；

(b) 恢复适用法律的明确性和确定性、司法独立性和能力，保护法官和律师，特别是妇女，使其免遭报复；

(c) 坚持其作为义务承担人的责任，保护所有阿富汗人的生命和安全不受任何行为者的威胁，并根据国际标准，对似乎具有系统性和危害人类罪特征的任何此类攻击，包括对哈扎拉、什叶派、苏菲和锡克等族裔和宗教社区的攻击，采取调查和问责措施；

(d) 紧急撤销不当限制妇女和女童的权利和基本自由，包括行动自由、工作权和公共参与权的歧视性政策和指令；

(e) 与妇女直接接触，共同制定和执行规定明确时限的具体行动计划，以确保妇女平等参与教育、就业、治理和公共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以及影响其生活的法律或政策措施；

(f) 立即无条件地重新开放所有女子中学，并确保女童和男童在各级接受平等和优质教育；

(g) 根据关于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机构的地位的原则(《巴黎原则》)，立即恢复独立的国家人权机构，以保护和促进所有人权，接受公众投诉，并提请事实上的管辖当局注意各种问题。这一机制需要具备广泛的授权和充足的资源；

(h) 立即废除歧视包括哈扎拉人在内的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成员的法律、政策和做法，禁止和防止对他们的歧视和暴力，并确保他们在影响其生活的所有决策过程中具有代表性；

(i) 为民间社会活动人士和媒体提供一个有利的环境，使他们能够不受阻碍地开展活动，不必担心遭到报复，调查恐吓和攻击民间社会成员和记者的案件，将施害者绳之以法，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障表达自由和获取信息的权利；

(j) 保护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充分遵守《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五条和《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及其两项任择议定书；

(k) 实行大赦，并采取措施，防止和调查官员或代表他们行事的其他人实施的任意逮捕和拘留、法外处决、强迫失踪、酷刑和虐待的所有案件，包括针对被控与武装团体有关联，特别是与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和全国抵抗阵线有关联的个人或其家人的案件，并根据国际标准惩罚犯罪者；

(l) 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1 条，明确禁止酷刑，确保所有酷刑和虐待案件得到迅速和彻底调查，在公平审判后根据国际标准起诉施害者，废除所有私营监狱，并立即释放其中关押的被拘留者，按照《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任择议定书》的规定，改善拘留条件，并建立国家防范机制；

(m) 加紧努力，通过国内来源和国际援助，以公正和透明的方式筹集足够的资源，包括采取具体的财政政策，有效地征税和打击腐败，并确保以对性别问题敏感的方式，将足够的国家预算分配给对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至关重要的基本服务；

(n) 确保向所有阿富汗人提供基本服务，特别关注弱势和边缘化群体，包括妇女、女童、少数群体成员和残疾人，并确保国际援助送达该国最边缘化和处境最不利的群体，包括保障包括女性工作人员在内的所有援助人员安全和不受阻碍地进出；

(o) 继续并加强与阿富汗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阿援助团和其他人权机制，包括条约机构和人权理事会其他特别程序的合作。

98. 特别报告员建议国际社会和各国：

(a) 继续提供援助与合作，确保为实现人权，特别是不受歧视地获得充足食物、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保健和教育的权利提供充足的资源，建立机制，确保在人道主义援助的规划、决策、交付和监测方面与包括妇女在内的所有群体进行有意义的协商，并确保这些群体参与，并确保公平分配援助，优先照顾处境不利的群体，并确保加强妇女援助工作者在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方面的作用；

(b) 采取必要措施，包括通过特别报告员和其他人，加强对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的问责，包括建立解决有罪不罚问题的潜在机制，为幸存者和受害者提供补救，并将犯罪人绳之以法；

(c) 探索其他手段，包括通过奖励和惩罚，说服事实上的管辖当局确保尊重、保护和促进妇女和女童的权利和自由，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支持和保护妇女和女童，特别是妇女权利维护者；

(d) 确保按照国际人权标准提供平等和优质教育，包括优先为少女教育拨出充足的资金；

(e) 作出一切必要努力，保护人权维护者，加强民间社会组织保护和促进人权的能力，包括为此提供政治支持，并向阿富汗境内外的人权维护者，特别是妇女领导的组织，提供灵活和容易获得的供资安排；

(f) 支持由特别报告员参与的国际调查，调查似乎具有系统性和危害人类罪特征的对诸如哈扎拉、什叶派、苏菲派和锡克教等族裔和宗教社区的攻击；

(g) 确保并支持寻求离开该国的处境最危险的阿富汗人的安全通行，如人权维护者、记者、法官、检察官和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性别奇异者和间性者，优先考虑妇女；

(h) 对与塔利班运动或任何受制裁的个人或组织有交集的任何活动或支持制定明确的人权条件，如果塔利班在人权方面取得的进展，则承认这一点；

(i) 采取措施为阿富汗经济复苏铺平道路，包括对国际制裁制度实施人道主义豁免，以确保遵守国际人权和人道主义法，并采取有效行动补救不利影响。任何外汇储备的发放都必须受到保障措施的限制，确保为中央银行和人道主义职能提供资金，以造福所有阿富汗人民；

(j) 加强对联阿援助团的支持，特别是对其人权处的支持。

99. 特别报告员建议驻阿富汗的联合国实体：

(a) 确保联合国系统、民间社会组织、司法机制和有关当局之间更好地协调，以促进和保护人权，包括加强与阿富汗民间社会的伙伴关系，建立适当的反馈环路和支持；

(b) 向事实上的管辖当局提供必要的技术合作，使其遵守和履行其根据国际人权条约承担的义务。